清平山堂話本

風月相思　入話

深院鶯花春晝長　風前月下倍凄涼
只因忘却當年約　空把朱絃寫斷腸

洪武元年春有馮琛者字伯玉故成都府朝陽門興慶坊人也父溫為元先鋒都督生琛於金陵時至元六年庚戌歲也幼失怙恃伊舅氏育養至總角穎悟聰明詞章翰墨與世罕有少長咸羨與是之未幾南北盜賊興起生奔走流离浪跡江湖至臨安時直殿將軍趙或見而異之公無子得生甚喜生事之如親父焉公有女名雲瓊幼喪母公命庶母劉氏育之年至十三同生延師教之生加恭敬如親妹而瓊待生亦如親兄一日生憂思干戈不寧測然有感

遂賦一詩以呈師云

兩虎爭雄勢不休　回頭何處是神州
一朝鼙鼓喧天動　萬里塵埃匝地浮
白日豺狼當路道　黃昏烽火起邊樓
何時南北干戈息　重覩君王舊冕旒

師誦罷特以示或曰此子當有大志非常才也公亦喜得二載劉氏以云瓊年長可笄遂本入閨閣習女工一日生在書館獨坐見春光明媚蜂蝶交飛不覺惆悵吟一絕云

桃花如錦草如茵　妝點園林無限春
蜂蝶分飛緣底事　東君應念斷腸人

生吟畢雲瓊在書館後遊覩 听其吟詩有惆悵之意悒悒

不樂越歎曰百和亭前牡丹盛開琛往觀之瓊亦在彼遂同翫賞瓊問曰東君應念斷腸人為誰作也生笑而不荅又將牡丹花題詩一首

嬌姿艷質解傾城　似語還休意未成
一點芳心誰共許　千重密葉苦相屏
君王笑處天香滿　妃子觀時國色盈
何幸倚欄同一賞　恨無盃酒泥芳馨

瓊見詩知生意有屬於已乃一笑嘆息而去回顧再三生自此之後見其姿容秀麗其心不能自持瓊此後無心針指時出游戲消遣見蜂蝶燕鶯景物繁華賦詩一首

春色平分二月時　弓鞋款款步蓮池

九回腸斷無由訴　一點芳心不自持
灼灼奇花留粉蝶　陰陰古木囀黃鸝
曉來悶對粧臺立　巧畫娥媚為阿誰

瓊有侍女韶華頗巧慧能謳時見瓊長吁短嘆識其意而不敢問一日偶過書館生語之曰我萬里無家四海一身與我結為兄妹何如韶華曰賤妾卑微何敢上扳君子生曰何害二人拜為兄妹自此之後與生來往甚密一日生問曰連日不見瓊娘子固無恙乎答曰娘子近日偶疾如癯神思不寧倚床作望江南詞生曰願聞韶華云

香閨內空自想佳期獨步花陰情緒亂慢將珠淚兩行
垂勝會在何時懨懨病此夕最難持一點芳心無托處

荼蘼架上月遲遲惆悵有誰知
鄧華別去知瑗有意於己潸然下淚次日與趙公會宴瑗
侍父側雖然眉目往來不能通言語爲憾生歸室見宝鴨
香消銀臺燭暗愁懷萬斛展轉至曉乃賦一律
暗思昨日可憐宵　得見佳人粉黛嬌
銀海曉含珠泪湿　金蓮微動玉釵揺
謝鯤從折機邊齒　弄玉空吹月下簫
一笑傾城殊絕代　寧交不瘦沈郎腰
一日生與鄧華曰我有手書一緘煩汝送瑗華勿沉滯韶
華乃潸納於鏡奩次早瑗梳粧見書視之乃滿庭芳詞
蟬鬢挼雲娥媚掃月天生麗質難描樽前席上百媚千

嬌一點芳心初動五更清興偏饒訴衷腸不盡麗度好良宵秦樓明月夜餘音嫋嫋吹徹玉簫閑敲棋子愈覺無聊何時識得東風面堪成鳳友鸞交憑鴻雁潛通尺素盻殺董妖嬈　復吟一絕

每同玉步踏香塵　曾覓粧臺點絳唇
春色謾隨桃杏去　天台誰為獻劉晨

瑶珍讀罷怒責韶華曰汝怎敢傳消遞息我與夫人説知韶華悲泣哀告瑶珍意稍解乃曰舍人何以知我病而送藥方與我當以實對韶華曰向者舍人與妾言曰我四海無親欲與結為兄妹當時妾惶愧不敢當復問娘子無恙妾曰因病稍安妾讀娘子望江南詞舍人不覺淚下至晚以書

令妾轉達瓊曰我雖未愈不服此藥不可辜其美意我今
回一緘去 謝之韶華俟瓊作書畢持以詣生室生見韶華
甚喜生展視之乃和滿庭芳詞云
短短金針纖纖玉手閑將綉帶輕描描鸞刺鳳想像易
還挑不覺黃昏又到誰知玉減香消鴛鴦被尋思展轉
倐忽至中宵腸斷魂夢杳影鴛帶去 辜負文簫弄人生
幾行樂陶陶何日相逢一面樽前唱徹紅綃知此時若
心動也愁殺盡寬饒 復吟一絶
丰姿絶代更青春 妾意拳拳在汝身
明月一輪花滿地 肯容香露濕湘裙
生視畢不覺失魂喪志莫知身之所在瓊曰彼時以我病

愈兄妹之情喜之當時韶華頗疑之退而嘆曰人生莫作
妾婢身城門失火池魚殃日後必貽禍於我矣自此非堂
前有命不出於外瓊雖意戀不能相會生自此之後覺不
得見憔悴疲倦飲食減少夫人劉氏時加寬慰以休思鄉
里生但俛首而已有一日夫人與侍女數人於後花園裡
風亭上觀賞荷花瓊推疾不出夫人去後瓊潛至生室謂
兄何悲生淚下不能答言瓊曰兄何故如此萬事豈由人
乎瓊聞夫子曰賢賢易色古聖所戒生曰鑽穴踰墻吟琴
拆蔹妹獨不知言語未盡侍女報曰夫人至瓊曰且與告
別情話難盡翌日牛女佳期妾當陳瓜菓與君登樓乞巧
以占靈配生諾至期生乃赴約劉氏命瓊在堂行酒亦召

生預宴生不勝懊恨仰觀其天輕雲翳月乍明乍暗織女牽牛黯淡莫辨忽听譙樓鼓已三更矣乃賦詩云

幾度如梳上碧空　缺多圓少古今同
正期得見嫦娥面　又被痴雲半掩籠

次日於堂側偶見瓊生以此示之口占一絶

停盃對月問蟾蜍　獨宿嫦娥似妾無
今日逢君言未盡　令人長恨命多孤

瓊自後作事悶悶不已女工之事俱無情意患病數日家人驚惶乃白劉氏夫人即喚韶華曰汝知娘子之病韶華不敢答夫人再三逼之只得言娘子與馮官人相見之後至今三好兩怯夫人即與公曰妾聞男冠而有室女笄而

有家今瓊年二十閨房之事想已知之且琛居門下亦有年矣而瓊豈無思念之心妾視動靜之間俱有不足之意不如早命納琛為婿庶免彰人之耳目或大怒不悅尋思良久乃曰依汝言也罷當韶華面前告瓊瑤喜令韶華告生生喜賦詩一首以自賀

昨日窓前閱簡編　銀缸雙結並頭蓮
當時以此非容易　今日方知豈偶然
紅葉溝中傳密意　赤繩月下結姻緣
從前多少心頭事　盡付東流水一川

翌日公令人探生曰报托門下多蒙厚恩敢效結草之意既蒙有命安敢不從退以告公越十餘月公命媒行娉為

婿於二室至期屏開孔雀褥隱芙蓉花燭熒煌管弦歌沸
生與瓊拜于堂一如神仙歸洞府賓客嘆其郎才女貌世
間罕有至迎席散生偕入洞房見其象床瑶榼鳳枕鴛衾
樂諧琴瑟生與瓊曰昔慕子之心每於花前月下撫景傷
懷今日至此豈非天假良緣耶瓊曰遇君之後行無定跡
寢不安席今也天隨人愿獲侍巾櫛但願君子始終如一則
萬幸矣瓊援蜂情蝶意遂詞云

翠荷花裏鴛鴦浴碧桃枝上鸞鳳宿花爛枝尚柔俄驚
一夜秋百歲共諧和相看奈汝何

生亦口占減字木蘭花詞一云

調雲弄雨慢遲羅幃同笑語春透花枝

時相憐相愛還了平生憔悴債魚水歡情剪下青絲結
誓盟

越月餘公被召促裝赴京囑生家事而別越三月公奏曰臣老不能用也有婿馮琛素懷異才臣薦為国非私也上大悅遣使召生生與瑗曰家旨徵召暫與相別瑗曰相會未幾而遽別柰何柰何妾聞金陵勝地歌樓不可留戀生曰噫卿悞也我心尤如氷玉後當始即促裝起程瑗令部華備酒殽餞於郊外瑗握生手相視大慟生亦嗚咽瑗曰君今棄妾妾無負於君生曰我與子豈一朝一夕之緣分今日之行出於無柰卿有是言殆非以為陌路人耶瑗曰君無二心妾何以報口占二絕以贈

其一　魚水歡娛未一秋　臨岐分袂更綢繆

其二　訴君不盡衷腸事　惟有潸潸珠淚流
香閨綉幌恨悠悠　一片離情不自由
爭奈君心似流水　滔滔東去不能留

生賦律詩一首以答
懶上雕鞍悶不勝　此心如醉為多情
空垂眼底千行淚　難阻天涯萬里程
最苦淒涼馮伯玉　可憐憔悴趙雲瓊
男兒具學四方志　鐵石心腸作廣平

瓊情不已亦作柔梳詞云
憶昔當時相會　共結百年姻配　枕前盟誓如山海　此意

千載难買息和愛知何在情默默有誰採採妾心未改
君先改奈好事多成敗
詞畢
慟哭不捨生扶瓊至家鳴韶華勸慰次早不令瓊知而去
瓊睄見月界窓痕風鳴紙隙舉目無親以賦臨江仙詞一
闋
明窓紙隙風如箭幾多心事难忘荼蘼架下見行藏交
加雙粉蝶交頸兩鴛鴦豈知今日成抛弃厓滅玉消
香誰與訴柔腸行雲空縹緲恨殺楚襄王
生行不覺踰旬未嘗不思瓊也覌京畿將近偶成一律
冉冉時光日似梭相思無計欲如何五雲縹緲皇畿近
萬里迢遥客恨多愁望銀河看織女魂飛浪苑問仙娥

金陵謾說花如錦一點芳心誓匪他
生行至京見上於奉天殿上甚愛其才即日除為起居郎
一日出朝因便人作書以寄
馮琛端肅書奉　雲瓊娘子粧前拜違懿範已經月餘思仰香閨夢寢行坐未嘗離於左右邇來未審淑候何如琛至京蒙授起居郎誰料非才幸際風雲之會得依日月之光偶因風便封緘以寄眷戀之私云
瓊得書一喜一悲賀者塡門而瓊悲號不已劉夫人命具盃酌絃歌寬慰瓊編駐馬听命韶華謳之聞者莫不悽惋自茲愈無聊賴寫孤鳳隻竹瘦梅癯面似梨花帶雨眉如楊柳含烟暑中風凉月冷形隻影單賦詩一律

夜深獨坐對殘灯　默默使人百感增
愁腸百結如絲亂　珠泪千行似雨傾
月照紗窓光皎皎　風摇鐵馬響鈴鈴
總藉夫人寬慰我　金樽漫有酒如澠

素娥善言語一日對瑷曰妾聞西湖鴛鴦失侶相思而死何謂也瑷曰汝戲我乎曰既知何不自想瑷曰汝不聞李白云

錦水連天碧　蕩漾双鴛鴦
甘同一處死　不忍而分張

素娥曰誰無夫婦如賓似友至於离合故不可測関雎詩曰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是以傳之於經娘子朝夕哭泣過於哀怨倘致不虞將如之何望以身

命為重瑱意稍解瑱忽生心有異不能無疑焉乃作古風一章以自慰

憶昔與君相拜別　三月鵑声哀夜月
鴛鴦帳裡彩鸞孤　惆悵良人音信絕
妾心如水水復深　妾泪如珠珠濺血
深院無人春晝長　幾回獨把湘簾揭
湘簾揭起飛雙燕　燕燕差池相眷恋
令人感動心益悲　欲寄征鴻風不便
文君空有白頭吟　婕妤謾賦齊紈扇
君心若與我心同　妾亦於君復何怨

瑱作雖非怨悔相思之心殊切撫景興懷時無休歇佇見

征鴻北去烏鵲南飛蟋蟀在壁秋水連天桐風颯颯桂月娟娟香殘燭暗枕冷衾寒斯時也空閨寂寂人各一天經年累月有誰見憐作滿庭芳一闋

皓月娟娟清燈灼灼回身轉過西廂可人才子流落在他鄉秪望團圓到底誰知反屬參商君知否星橋別後一日九回腸相思無盡極慘雲愁雨殢玉消香幾回夢裡蝴子飛揚尤記山盟海誓地久天長春已老桃花無主何日遇劉郎

題畢謂韶華曰古之女亦有如我者乎答曰有之如王嬌之殺身姜女之死節皆如此也然悲歡離合亦自古有之若不自惜其身至於殞絕亦或有之瑛曰汝之言我非不

知但恨與生會合未久遽成離別恐作王魁負桂英也因而賦歌一首

黃昏漸近兮白日頹西對景思人兮我心空悲雲歸岫兮去遠霞映水兮呈輝倏天光兮黯淡月初出兮星稀嘆南飛兮烏鵲遶樹枝兮無依久凭欄兮徙倚追往事兮嗟吁香消兮玉減花落兮色衰陟高庭兮跳望仍疑思兮遲遲霜凋殘兮落葉雨淌損兮花枝花委謝兮寂寂葉辞柯兮淒淒恨關山兮路迷極目望兮天涯自勉強兮假寢風颯颯兮吹衣柰好夢兮杳渺忽驚覺兮隣雞傍粧臺兮抑鬱臨宝鏡兮慘悽雲鬟亂兮為誰梳洗蘭心蕙質兮空自昏迷覩雙飛兮粉蝶听百囀兮黃

鸝何人生兮不若嗟物類兮如斯愧年少兮多別離望
美人兮空躊躕
韶華覩其吟亦掩淚謂娘子曰恐生有富易妻貴易交之
意莫若令人賫書與焉生起居動靜可知之矣胡乃孤眠
獨宿行吁坐嘆而自苦若此也瓊曰豈必書也自生別後
有詩十餘首併録寄贈以見我之心耳即日遣家童賫書
抵京生得書不勝欣喜展視之皆瓊佳製也

淚雨潸潸洒滿衣　含愁殘賦斷腸詩
自從昔日相分手　直至今朝懶畫眉
東閣尚懷揮翰墨　西園尤想折花枝
自君一去無消息　獨對青銅怨別離

不弃我今將行汝從我乎韶華曰妾幼侍夫人居於閨閣
之中誓生死相隨今夫人將行妾願侍隨即日治辦行裝
而去離朝五里許生先在郊外候瓊而来其融融乃曰一
別許久不想今日復覩儀容瓊再拜謝曰妾女流也不知
理法荷蒙君子不弃誓同生死生與瓊轎馬相隨帰衙重
尋旧約再整前盟今夕之會何幸如之生賦詩一律

朱顏一別幾經春　两地相思各慘神
失意如今還得意　舊人偏竟勝新人
顛鸞倒鳳情何洽　誓海盟山樂更真
寄語司天臺上客　更籌促漏莫交頻

不覺已五更鼓矣生起整衣冠而進朝俄聞倭夷有警上

勅生為靜海將軍即日承命至家與瓊曰吾奉 朝命領兵收賊有一載之別汝宜保重吾不敢久留以緩君命於是率鳳陽精兵四萬 上大悅親勞軍士同兵部尚書李斌左平章廖禹復率羽林等衛五十八萬軍馬旌旗蔽野水陸繼進生之英風銳氣所向無前駐劄連棧倭夷鏖戰佯走生兵追之倭度其半入以精兵五千出其不意由別道尾其後官軍溺死者無算江水為之不流生呼謂眾曰今天敗我非衆之罪也第無以報效 朝廷生復招集殘兵整頓軍旅身先士卒衆乃奮身戮力與敵鏖戰無不一當百倭夷大敗生喜曰不意天兵之果銳也如此倭夷遂遣使稱臣求和生恐有變許之奏凱而還上得捷音

天顏大悅謂宋景曰岑嬴敗之兵入危險之地而能克敵皆卿之薦舉得其人也景稽首拜曰愚臣無知之明繳果斷舉選得人　上曰古有社稷之臣今琛近之矣生引兵由玄武門　上坐召生入丹陛上慰勞之曰克戰之功出於卿也生拜曰陛下順行天道御物無私臣下奉行政令而已遂拜生為鎮國大將軍賜劍履趨朝雲頊封為趙国夫人金冠霞帔夫榮妻貴近世未有矣何盛極有衰天年不永洪武七年甲寅歲十一月初一日壬戌雲病亟之夕執頊手謂曰吾負汝矣路隔幽冥不復相見也急呼家童燃燈取筆題詩云

九泉未肯忘恩愛　一死無由報主恩

君命妻情俱未了　空留怨氣塞乾坤

瓊曰君無憂也不久當相見言訖生卒次日大夫宋景奏聞　上曰天何奪吾伯玉之速也命禮部官具衾槨擬以王禮祭之曰明仁忠烈武安王越十五日丙子瓊亦以憂思不進飲食而卒勅合葬於采石之陽越一月御祭墓碑丹書命陶凱篆額宋景作序有子二人長曰明德尚平公主次子明烈娉瘦鶴之女是爲之記

伉儷相期壽百年誰知一旦喪黃泉雲瓊節義非
容易伯玉姻緣豈偶然配獲鸞鳳直得意敬同賓
友不虛傳關雎風化今重見特為慇懃著簡編

風月相思記終

張子房慕道記

入話

夢中富貴夢中貧　夢裡歡娛夢裡嗔
鬧熱一場無個事　誰人不是夢中人

話說漢朝年間高祖登基駕坐長安大國忽一日設朝聚集文武兩班九卿四相各人奏事以畢班部中轉過一人紫袍金帶執簡當胸出班奏曰我王萬歲微臣看得近今天下太平風調雨順萬民樂業臣欲要慕道脩行不知我王意下如何高祖問曰卿因何要入山慕道張良答曰臣見三王苦死不能全終高祖曰那三王張良曰是齊王韓信大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元來這三王忠烈直臣安邦

定国臣想昔日楚王爭戰之時身不離甲馬不離鞍懸弓插箭掛劍無輟晝夜不眠日夜辛苦這般猛將尚且一命歸陰何況微臣豈不怕死高祖曰卿莫非官小職低棄却寡人豈不聞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張良曰豈無罪過臣思日月雖明倘不照覆盆之下三王向如此乎高祖曰齊王韓信他有罪過如何苦死卿不知其情寡人有詩為証

韓信功勞十代先　夜斬詩祖赫趙燕
長要損人安自已　有心要奪漢朝天

張良訴說已罷微微冷笑便道我王豈不聞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鄉我王失其政事不想褒州

築壇拜將之時我王不信有詩說為証

韓信遭逢呂后機　不由天子只由妃

智窮未央宮內死　不想褒州拜將時

高祖曰卿韓信彭越英布三人有怨寡人之心張良啓曰

臣自有詩為証

韓信臨危劍下亡　低頭無語怨高皇

早知死在陰人手　何不當初順霸王

張良言曰微臣眼前不見三人一心只要慕道高祖曰卿

你作官中第一極品隨朝身穿紫羅袍腰懸白玉帶口飡

珍羞百味因甚却要歸山慕道張良曰臣見三王遭誅臣

懷十怕高祖曰卿那十怕張良曰赦臣之罪微臣敢說朕

曰赦之良曰聽臣所說有詩為証

一怕火院鎖牢纏　二怕家眷受孤煎
三怕病患纏身体　四怕有病服藥難
五怕氣斷身亡死　六怕有難哭皇天
七怕採木花棺槨　八怕牢中展都難
九怕身死荒郊外　十怕蕭何律上云

張良曰我王倘若無常到來如何躲得高祖曰卿你正好榮華富貴都要受冷耽飢張良曰皇若不信有詞為証

慕道逍遙脩行快樂粗衣淡飯隨時着草履麻鞋無拘束不貪富貴榮華自在閑中快樂手內提着荊籃便入深山採藥去下玉帶紫袍訪友攜琴取樂

高祖曰卿要歸山亦往那裏修行張良曰臣有詩存証

放我修行拂袖還　朝遊峰頂臥蒼田
渴飲清甜香醪酒　飢食松柏壯陽丹
閑時觀山遊野景　悶來瀟洒抱琴弹
若問小臣歸何處　身心只在白雲山

高祖曰卿意要去修行久後寡人有難要卿扶助朝綱協守社稷張良回奏曰臣有詩存証

十年爭戰定干戈　虎鬥龍爭未肯和
虐收世界安日月　爭南戰北立山河
英雄良將年年少　血染黃沙歲歲多
今日辭君臣去也　獨貢無我待如何

高祖曰如今天下太平正好隨侍寡人在朝受享榮華富貴却要飢寒受冷黃虀淡飯修行去張良聽說有詩爲証

兩輪日月疾如梭　四季光陰轉眼過
省事少時煩惱少　榮華貪戀是非多
紫袍玉帶交還主　象簡烏靴水上波
脫却朝中名與利　爭名奪利待如何

高祖曰不要卿管職事早晚隨侍寡人意下如何張良曰臣有詩存証

榮華富貴終無久　子細思量白髮多
為人不免無常到　人生最怕老來磨

高祖曰卿若年老寡人賜你俸米月支錢鈔四季衣服封

婁藩子有何不可張良曰蒙賜衣錢米老來如何替得有
詞存証
老來也百病熬煎一口牙疼兩臂風牽腰肐難〻氣急
難言喫酒飯調痰倒轉飲茶湯口角流涎手冷〻如鉗脚
冷如磚似這般百病直不得兩个沙模兒銅錢
高祖曰卿一心既要入山慕道寡人管你四季道粮衫衣
服鞋襪張良曰臣有詩為証

日月如梭架不捞　時光似箭斬人刀
清風明月朝〻有　火院前程難下稍
日月部光隨時轉　太陽真火把人熬
你強我弱爭名利　不免閻王走一遭

高祖苦勸張良不允且回相府明日再來商議張良辭駕出朝吟詩一首

遊遍江湖數百州　人心不似水長流
受恩深處宜先退　得意濃時便可休
莫待是非來灌耳　從前恩愛反爲仇
不是微臣歸山早　服侍君王不到頭

張良拜辭出朝回家高祖曰衆文武百官寡人苦勸張子房不听遂令百官領聖旨往張良相府勸他回心轉意丞相主人留你不要入山脩行在家出家朝暮隨伴寡人道糧衣服錢米每月供俸却不是好張良曰臣想韓信彭越英布爭江山奪社稷累建大功如今功勞却在何處張良

不尤衆官文勸丞相如今天下太平官封極品位至三公朝中享榮華富貴如何歸山慕道張良呵呵大笑有詩爲証

漢世張良散楚歌　八千兵散走奔波
霸王只爲江山死　悔不當初過界河
萬里江山朝皇帝　八方寧靜罷干戈
因甚子房歸山早　恩深到老是非多

衆文武百官苦勸不從各回去了張良送衆官回到相府辭了老夫人我今欲要入山慕道老夫人便道丞相你每日受享龍樓鳳閣耳听山呼萬歲吃珍羞飲御酒端的是

春眠紅錦帳　夏臥碧紗厨

兩雙紅燭引　一對美人扶

如何却要歸山慕道曠野荒郊孤身獨自冬夏衣服道粮誰曾問來有誰消愁只在家中脩行張良見說有詩為証

兎走烏飛不暫閑　古今興廢已千年
纔見嬰兒并幼女　不覺容顏白髮邊
慕道脩真還苦行　遊山翫景煉仙丹
閑時便把琴來操　悶看猿猴上樹巔

老夫人听說丞相如今高官極品富貴榮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朝則同歡暮則同樂不肯受用情愿入山慕道就寒受冷忍飢受餓那時悔之晚矣張良不允留詩一首

生死輪迴幾萬遭　迷人不省半分毫

貪心似草年々長　造罪如山漸々高
不去佛前求懺悔　貪迷火院受煎熬
若人不行平等事　三塗地獄苦難逃
老夫人道丞相你却脩行去了家中兒女未曾婚配男孫女嫁待幹了家事已完那時未遲張良答曰倘若大限到來身歸泉世命染黃沙如何留得張良即便題詩一首
一日無常萬事休　半床席捲不中留
憂愁恐見年紀小　愛子貪妻不到頭
使盡機關爭名利　氣離鼻散做骷髏
人々盡是痴呆漢　難免荒郊臥土坵
張良說罷而出高祖傳旨急令把門官軍不要放出張丞

相君不辭朕怎敢便去高祖正説之間張良將冠帶袍服
象簡烏靴朱紅盤内托來放於五鳳樓前私行去了高祖
差人四下追趕捕獲尋至數日杳無踪跡只見朱紅盤内
有詩為証

懶把兵書再展開　我王無事斬賢才
腰間金印無心掛　拂袖白雲歸去來
兩手撥開名利鎖　一身跳出是非街
不是微臣歸山早　怕死韓信劒下災

高祖自從去了張良毎日思想懸懸放心不下朝門外大
張黃榜有人得知張良下落若封其官職忽有一樵夫分
開人衆前來揭榜入朝奏上我王萬歲臣見張丞相却在

白雲山修行慕道高祖听罷心中大喜龍顏甚悅即排鑾駕前往白雲山前尋訪一遭行至一日只見茅庵一所不見張良今人來到名山有詩爲証

白雲山前字兩行　張良留下勸人方
紅顏愛色插心死　紫草連枝帶葉亡
蜂採百花人食蜜　牛耕荒地鼠飡粮
世上三般冤屈事　月缺花殘人少亡

高祖念詩已罷不見張良眼中垂淚吟詩一首

君王親自駕臨山　不見賢臣空到庵
日映桃花侵目艷　風吹竹葉透人寒
炉内燒丹灰未冷　壁上題詩墨未乾

棋盤蹤跡端然在　子房何處把身安

高祖吟詩已罷不見張良仰天長嘆回駕行至平山忽見張良漁鼓簡子口唱道情仙鶴遶舞野鹿啣花前來接駕高祖一見張良龍顏大喜作詩一首

十度宣卿九不朝　閑心路遠費心勞

明知你有神仙法　點石成金不用燒

朝中缺少擎天柱　单等賢臣掛紫袍

卿若轉心回朝去　寡人世界得堅牢

張良听說回奏我王臣誓不回只在山中脩行辦道我王不信微臣有詩一首

閑時山中採藥苗　不願朝中掛紫袍

高祖咬牙封雍齒　漢王滴淚斬丁公
蕭何穩坐為丞相　韓信安邦命不牢
不是微臣嫌官小　犯了王法不肯饒
張良奏上我王萬歲得知韓信英布彭越三人爭南奪北
个个死於劒下我王不信有詩為証
我去歸山脫離災　韓信遭計倒塵埃
因為我王無正道　呂后定計斬英才
高祖曰卿不比在前遭濁之時張良答曰我王若要回朝
請我王到茅庵獻清茶一盞張良引駕正行之間前面一
个仙童指化一條大澗橫担獨木高橋一根請高祖先行
高祖恐怕木滚不敢行過張良拂袖而過此橋吟詩一首

橋上橫担松一根　不知那是造橋人
獨木怎過龍駒馬　深水難行伴侶人
百條龍尾空中掛　千根大莾澗邊存
雖然不是神仙法　赫得人心不敢行
這澗中碧沉沉水波浪千層阻隔高祖龍車不能前進張良見了呵呵大笑吟詩一首
范蠡歸湖脫紫襤　子房脩道不回還
心猿牢鎖無根樹　意馬牢拴不放閒
辭文官來別武將　功名二字兩分單
不是微臣歸山去　免被雲陽劍下丹
高祖苦勸張良不回心中憂悶眼淚恓惶張良就於澗邊

拜辭高祖吟詩二首

張良交印與高皇　范蠡歸湖別越王

二人不嫌官職小　只怕江山不久長

向後莫聽呂后語　君王失政損忠良

萬丈火坑抛撒了　一身跳出是非場

張良收心歸山普勸世人作詩一首

普勸閻浮賢大良　世間莫要把名揚

無常那怕公侯子　不怕文官武將強

不但男女收心早　大限來時手脚忙

學得子房歸山去　免向閻王論短長

小說張子房慕道記終

陰隲積善

入話

燕門壯士吳門豪　竹中注鉛魚隱刀
感君恩重與君死　太山一擲若鴻毛

唐德宗朝有秀才南劒州人姓林名積字善甫爲人聰俊廣覽詩書九經三史無不通曉更兼爲事梗直在京師太學讀書給假在家侍奉母親之病母病愈不免再往學中離不得暫別母親相辭親戚鄰里教當直王吉挑着行李迤邐前進在路但見

或過山林听樵歌於雲嶺又經別浦聞漁唱於烟波或抵鄉村却遇市井才見綠楊垂柳影迷已處之樓臺那

堪啼鳥落花知是誰家之院宇行處有無窮之景致奈
何說不盡之驅馳
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無路登舟不只一日至蔡州到个去
處天色晚但見
十色俄分黑霧九天雲里星移八方濁旅歸店解卸行
裝北斗七星隱〻遮歸天外六海釣叟繫船在紅蓼灘
頭五戶山邊盡總牽牛羊入欄四邊明月照耀三清邊
廷兩塞動寒更萬里長天如一色
天色晚兩个投宿於旅邸小二哥接引揀了一間寬潔房
當直的安頓了担杖林善甫稍歇討了湯洗了脚隨分吃
了些〻个晚食無事閑坐則个不覺早點灯交當直安排宿

歇來日早行當直王吉下了宿在床前打鋪自睡且說林
善甫脫了衣裳也去睡但覺物瘾其背不能睡着壁上有
灯尚猶未滅遂起身揭起薦席看時見一布囊〻中有一
錦囊其中有大珠百顆遂收於箱篋中當夜不在話下到
來朝天色曉但見

曉霧裝成野外殘霞染就荒郊耕夫隴上朦朧月色時
沉織女機邊幌蕩金烏欲出牧牛兒尚睡養蚕女由眠
樵舍外犬吠嶺邊山寺猶未起

天色曉起來洗漱罷繫裹畢交當直一面安排了行李林
善甫出房中來問店主人前夕甚人在此房內宿店主人
說道昨夕乃是一客商林善甫見說此乃吾之故友也因

候失期看着那店主人道此人若回來尋時可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尋問林上舍名積字善甫千萬々々不可誤事說罷還了房錢相揖作別了去當直的前面挑着行李什物林善甫後面行迤逦前進林上舍善甫不放心恐店主人忘了遂於沿路上令當直王吉於墻壁粘貼手榜云

某年某月某日有劍浦林積假館上庠有故人元珠可相訪於貫道齋

不只一日到於學中參了假仍舊歸齋讀書且說張客到於市中取珠欲貨不知去失諕得寬不附体道苦也々々我生受數年只選得這包珠子今已失了歸家妻子孩兒

如何肯信再三思量不知於何處去失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尋討直尋到林上舍所歇之處問店小二時店小二道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張客道我歇之後有甚人在此房中安歇店主人道我便忘了從你去後有个官人來歇一夜了絶早便去臨行時分付道有人來尋時可千萬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問林上舍名積張客見說言語蹺蹊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當日只得離了店中迤邐再取京師路來見沿路貼着手榜數中有元珠之句畧畧放心不只一日直到上庠未去歇泊便來尋問學對門有个茶坊但見

花瓶高縛吊掛紙[redacted]壁間名畫皆則唐朝吳道子丹青

既內新茶盡點山居玉川子佳茗風流上竈盞中點出
　百般花結棹佳人櫃上挑茶千鍾韻
張客入茶坊坐吃茶了罷問茶博士道那个是林上舍茶
博士見問便道姓林的甚多不知那个林上舍店小二說
貫道齋名積字善甫茶博士見說這个便是貫道齋的官
人張客見說道好人心下文放下二三分小二說上舍多
年个遠親不相見怕忘了若來時相指引則个正說不了
茶博士道兀的出齋來的官人便是他在我家寄衫帽張
客見了不敢造次林善甫入茶坊脫了衫帽張客方才向
前看看林上舍唱个喏便拜林上舍見道男兒膝下有黃
金如何拜人那時林上舍不識他道有甚事但說張客簌

欷地淚下哽咽了說不得歇定便把這上件事一一細說一遍林善甫見說便道不要慌物事在我處我且問你則个里面有甚麼張客道布囊中有錦囊內有大珠百顆林上舍道都說得是帶他去安歇處取物交張客看見了道這个便是不願都得但只覓得一半歸家養贍老小感戴恩德不淺林善甫道豈有此說我若要你一半時須不沿路粘貼手榜交你來尋只是此物非是小可事官憑文引私憑要約若便還你恐後無以爲憑你可親書寫一幅領狀來領去張客再三不肯都領情願只領一半林善甫堅執不受如此數次相推張客見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免不得去寫一張領狀來與林上舍〻〻看畢收了領狀變

手付那珠子還那張客交張客伱自看仔細我不曾動伱
些个張客感戴洪恩不已拜謝而去張客將珠子一半於
市貨賣〻得那錢捨在有名佛寺齋僧就與林上舍建立
生祠供養報達還珠之恩不說張客自去林善甫後來一
舉及第怎見得詩曰

林積還珠古未聞　利心不動道心存
暗施陰德天神助　一舉登科耀貴名

上舍名及第位至三八養子長成歷任顯官正是積善有
善報作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正是

禍福無門人自招　須知樂極有悲來

夜靜玉琴三五弄　金風動處月光寒
除非是个知音听　不是知音莫與弹
黒白分明造化機　誰人會解刼中危
分明指與常生路　爭奈人心着處迷

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入話

獨坐書齋閱史篇　三真九烈古來傳
歷觀天下嶮嶇嶠　大庾梅嶺不堪言
君騎白馬連雲棧　汝駕孤舟亂石灘
揚鞭舉棹休相笑　烟波名利大家難

話說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間皇榜招賢大開選場云這東京汴梁城内虎異營中一秀才姓陳名辛字從善年二十歲故父是殿前太尉這官人不幸父母早亡只單身獨自々小好學々得文武雙全正是文欺孔孟武賽孫吳五經三史六韜三畧無有不曉新娶得一个渾家乃東京

金梁橋下張待詔之女小字如春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
玉比花〻解語比玉〻生香夫妻二人如魚似水且是說
得着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這陳辛一心向善常好齋
供僧道一日與妻言說今黃榜招賢我欲赴選求得一官
半職改換門閭多少是好如春荅曰只恐你命運不通不
得中舉陳辛曰我正是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數日
去赴選場皆聚伺候掛榜旬日之間金榜題名已登三甲
進士上賜瓊林宴〻罷謝恩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
巡檢司巡檢回家說與妻如春道今我蒙聖恩除做南雄
巡檢之職就要走馬上任我聞廣東一路千層峻嶺萬疊
高山路途難行盜賊烟瘴及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之

柰何如春日奴一身嫁與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
官便是路途險難只得前去何必憂心陳辛見妻如此說
心下稍寬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天高寂沒聲　蒼蒼無處尋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當日陳巡檢喚當直王吉分付曰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
檢之職爭柰路途險峻好生艱難你與我尋一个使喚的
一同前去王吉領命往街市尋覓不在話下却說陳巡檢
分付廚下使喚的明日是四月初三日設齋多備齋供不
問雲遊全真道人都要齋他不得有缺不說這里齋主備
辦且說大羅仙界有一真人號曰紫陽真人於仙界觀見

陳辛奉眞齋道好生志誠今授南雄巡檢爭奈他妻有千日之災叫一眞人化作道童听吾法旨權與陳辛做伴當護送夫妻二人他妻若妖精你可護送道童听旨同眞君到陳辛宅中與陳巡檢相見禮畢齋罷眞君問陳辛曰何故往日設齋歡喜今日如何煩惱陳辛叉手告曰听小生訴與今蒙聖恩除南雄巡檢爭奈路遠實難行程又無兄弟心懷千里因此憂悶也眞人曰我有這个道童喚做羅童年紀雖小有些能處今日權借與齋官送到南雄沙角鎮便着他回來夫妻二人拜謝曰感蒙尊師降臨又賜道童相伴此恩難報眞君曰貧道物外之人不思榮辱豈圖報答拂袖而去了陳辛曰且喜添得羅童做伴收拾琴劍

書箱辭了親戚隣里封鎖門戶離了東京十里長亭五里短亭迤邐在路道

村前茅舍庄後竹籬村醪香透磁缸濁酒滿盛瓦瓮架上麻衣昨日芒郎留下當酒市大字鄉中學究醉時書李白聞言休駐馬劉伶知味且停舟小橋曲澗野梅芳茅舍竹籬村犬吠

陳巡檢騎着馬如春乘着轎王吉羅童挑担書箱行李在路少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羅童心中自忖我是大羅仙中大慧真人今奉紫陽真君法旨交我跟陳巡檢去南雄沙角鎮去吾故意粧風做痴交他不識咱真相随乃行不動上前退後如春見羅童如此嫌遲好生心惱再三要

赶回去陳巡檢不肯恐悮了真人重恩羅童正行在路打火造飯哭々啼々不吃陳巡檢與如春孺人定要赶羅童回去羅童越風要叫走不動王吉挽扶着行不五里叫腰疼笑哭不止如春說與陳巡檢當初止望得羅童用今日不曾得他半分之力不如交他回去陳巡檢不合听了孺人言語打發羅童回去有分交如春爭些个做了失鄉之鬼正是

麻迷鄭相應難辨　蝶夢周公未可知
神明不肯說明言　凡夫不識大羅仙
早知留却羅童在　免交洞內苦三年

當日打發羅童回去且得耳根清淨陳巡檢和王吉三人

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陽洞〻中有一怪號曰白申公乃猢猻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聖一个是彌天大聖一个是齊天大聖小妹便泗洲聖母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領諸山猛獸興妖作法攝偷可意佳人嘯月吟風醉飲非凡美酒與天地齊休日月同長這齊天大聖在洞中觀見嶺下轎中擡着一个佳人嬌嫩如花似玉意欲取他乃喚山神分付听吾號令便化客店你做小二哥我做店主人他必到此店投宿更深夜靜攝此婦人入洞中山神听令化作一店申陽公变作店主坐在店中却好至黃昏時分陳巡檢與孺人如春并王吉至梅嶺下見天色黃昏路逢一店喚招商客店

王吉向前去敲門店小二問曰客長有何勾當王吉答道我主人乃南雄沙角巡檢之任到此趕不着館驛欲借店中一宿來早便行申陽公迎接陳巡檢夫妻二人入店頭房安下申陽公說與陳巡檢曰老夫今年八十餘歲今晚多口勸官人一句前面梅嶺好生僻靜虎狼刼盗及多不如就老夫這裏安下孺人官人自先去到任多差弓兵人等來取不好陳巡檢答曰小官三代將門之子通曉武藝常懷報國之心豈怕狠虎盗賊申公情知難勸便不敢言自退去了且說陳巡檢夫妻二人到店房中吃了些晚飯却好一更看看二更陳巡檢先上床脫衣而臥只見就中起一陣風正是

風穿珠戶透簾櫳　　滅燭能交将氏雄
吹折地獄門前樹　　刮起風都頂上塵
那陣風過處吹得灯半滅而復明陳巡檢大驚急穿衣起
來看時就房中不見了孺人張如春開房門叫得王吉那
王吉睡中叫將起來不知頭由荒張失勢陳巡檢説與王
吉房中起一陣狂風不見了孺人張氏主僕二人急叫店
主人時叫不應了仔細看時和店房都不見了和王吉也
乞一驚看時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止有書箱行李并馬
在面前並無灯火客店ㄟ主人皆無踪跡只因此夜直交
陳巡檢三年不見孺人之面未知久後如何正是
千ㄟ丈死瑠井里　　番爲失脚夜行人

雨里烟村霧裏都　不分南北路程途
尋蹤看罷僧繇畫　收起丹青一軸圖

陳巡檢與王吉听樵樓更鼓正打四更當夜月明星光之下主僕二人全無客店後無人家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只得交王吉挑了行李自跳上馬月光之下依路徑而行在路巡檢知是申公妖法化作客店攝了我妻去自從古至今不見聞此異事巡檢一頭行一頭哭我妻不知着落迤邐而行却好天明王吉勸官人且休煩惱理會正事前面梅嶺望着好生崚嶒崎嶇凹凸難行只得捱過此嶺且去沙角鎮上了任却來打听尋取孺人不遲陳巡檢听王吉之言只得勉強而行且說申陽公攝了張如春歸於

洞中驚得寃飛鬼散半晌醒來淚兩行下元來洞中先有一娘子名喚牡丹亦被攝在洞中日久向前來勸如春不要煩惱申公說與如春娘子小聖與娘子前生有緣今日得到洞中別有一个世界你吃了我仙桃仙酒胡麻飯便是長生不死之人你看我這洞中仙女盡是凡間揖將來的娘子休悶且共你閨房同室雲雨如春見說哀哀痛哭告申公曰奴〻不愿洞中快樂長生不死只求早死若說雲雨實然不愿申公見他如此自思我爲他春心蕩漾他如今煩惱未可歸順其婦人性執若逼令他必定尋死却不可惜了這等端妍少貌之人乃喚一婦人名喚金蓮洞主也是日前攝來的在洞中多年矣申公分付好〻勸如

春早晚好待他將好言語誘他等他回心金蓮引如春到房中將酒食管待如春酒也不吃食也不吃只是煩惱金蓮牡丹二婦人再三勸說你既被攝到此間只得無柰何自古道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如春告金蓮云姐姐你豈知我今生夫妻分離被這老妖半夜攝將到此強要奴家雲雨決不依隨只求快死以表我貞潔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奴今寧死而不受辱金蓮要知山下事請問過來人這事我也曾經來我家在南雄府住丈夫冒貴也被申公攝來洞中五年你見他貌醜當初我亦如此後來慣熟方纔好過你既到此只得沒柰何隨順了他罷如春大怒罵云我不似你這等淫賤貪生受辱枉為人在世淫賤之女

金蓮云好言不听禍必臨身遂自回報申公説新來佳人不肯隨順惡言誹謗勸他不從申公大怒而言本待將銅鏈打死這个賤人如此無禮爲他花容無比不忍下手如此交付牡丹娘子伱曾押着他將這賤人剪髮齊眉蓬頭赤脚罰去山頭挑水澆灌花木一日與他三頓淡飯牡丹依言將張如春剪髮齊眉赤脚把一付水桶如春自思我今情愿挑水守奈本欲投岩澗中而死倘有再見丈夫之日不免含淚而挑水正是

寧可洞中挑水苦　不作貪淫下賤人

世路山河險　石門烟霧深

年ㄴ上高處　未肯不傷心

不說張氏如春在洞中受苦且說陳巡檢與同王吉自離東京在路兩月餘至梅嶺之北被申陽公攝了孺人去千方無計尋覓王吉勸官人且去上任巡檢只得棄捨而行乃望前面一村酒店巡檢到店門前下馬與王吉入店買酒飯吃了算還酒飯錢再上馬而去見一个草舍乃是賣卦的在梅嶺下招牌上寫楊殿幹請仙下筆吉凶有準禍福無差陳巡檢到門前下馬離鞍入門與楊殿幹相見以畢殿幹問尊官何來陳巡檢將昨夜遇申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楊殿幹焚香請聖陳巡檢跪拜禱祝昨夜遇申公攝了孺人之事只見楊殿幹請仙至降筆判斷四句詩曰

千日逢災厄　佳人意自堅
紫陽來到日　鏡破再團圓

楊延幹斷曰官人且省煩惱孺人有千日之災三年之後再遇紫陽夫婦團圓陳巡檢自思東京曾遇紫陽真人借羅童爲伴因羅童嘔氣打發他回去此間相隔數千里路如何得紫陽到此遂乃心中少寬還了封錢謝了楊延幹上馬同王吉并衆人上梅嶺來陳巡檢看那嶺時真崎嶮陳巡檢并一行過了梅嶺直至父陳巡檢

施呈三略六韜法　威鎮南雄沙角營
欲問世間烟瘴路　大庾梅嶺苦心酸
山中大象成羣走　吐氣巴蛇滿地橫

這巡撿過了梅嶺、、南二十里有一小亭名喚做接官亭
巡撿下馬入亭中暫歇忽見王吉報說有南雄沙角鎮巡
撿衙弓兵人等遠來迎接陳巡撿喚入參拜畢過了一夜
次日同共弓兵吏卒走馬上任至於衙中升廳衆人參賀
以畢陳巡撿在沙角鎮做官且是清正嚴謹光陰似箭正
是

窓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倏忽在任不覺一載有餘差人打听孺人消息並無蹤跡
端的

好似石沉東海底　猶如線斷紙風箏

陳巡撿爲因孺人無有消息心中好悶思憶渾家終日下

淚正思念間張如春之際忽有兵上報相公禍事今有南雄府〻尹府扎來報軍情有一強人姓楊名廣綽號鎮山虎聚集五七百小嘍囉占據南林村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百姓遭殃扎付巡檢火速帶領所管一千人馬閱領軍器前去收捕拿得遲悞陳巡檢听知火速收什軍器鞍馬披掛已了引着一千人馬迎奔南林村來却說那南林村鎮山虎正在寨中飲酒小嘍囉報說官軍到來急上馬持刀一聲羅响引了五百小嘍囉前來迎敵陳巡檢與鎮山虎並不打話兩馬相交那草寇怎敵得陳巡檢過鬥無十合一矛刺鎮山虎於馬下梟其首級殺散小嘍囉將首級回南雄府當廳呈獻府尹大喜重賞了當自回巡檢衙辦酒

慶賀已畢只因斬了鎮山虎真个是

威名大振南雄府　武藝高強衆所欽

亭亭孤月照行舟　寂寂長江萬里流

鄉國不知何處好　雲山漫漫遣人愁

話陳巡檢在任倏忽却早三年官滿新官交替陳巡檢收拾行裝與王吉離了沙角鎮兩程併作一程行相望庾嶺之下紅日西沉天色已晚陳巡檢一行人望見遠遠松林間有一座寺王吉告官人前面有一座寺我們去投宿則个陳巡檢勒馬向前看那寺時額上有紅蓮寺三个大金字巡檢下馬同一行人入寺元來這寺中長老名號旃大惠禪師佛法廣大德行清高是个古佛出世當日行者報

與長老有一過往官人投宿長老交行者相請巡檢入方丈叅見長老禮畢長老問官人何來陳巡檢備說前事萬望長老慈悲指點陳辛尋得孺人回鄉不忘重恩長老曰官人听稟此怪是白猿精千年成器變化難測你孺人性真烈不肯依隨被他剪髮赤脚挑水澆花受其苦楚此人號曰申陽公常到寺中听說禪機講其佛法官人若要見孺人可在我寺中住幾時等申陽公來時我勸化他回心放還你妻如何陳巡檢見長老如此說心中喜歡且在寺中歇下正是

端的眼觀旌節旗　分明耳听好消息

五里亭亭一小峰　上分南北與西東

世間多少迷路客　一指還歸大道中

陳巡檢在紅蓮寺中一住十餘日忽一日行者報與長老申陽公到寺來也巡檢聞之躲於方丈中屏風後面只見長老相迎申陽公入方丈叙禮畢分位而坐行者献茶〻罷申陽公告長老曰小聖無能斷除愛慾只為色心迷恋本性誰能虎項解金令長老答曰尊聖要解虎項金鈴可解色心本性色即是空〻即是色一塵不染萬法皆明莫恠老僧多言相勸聞知你洞中有一如春娘子在洞三年他是貞烈之婦可放他一命還鄉此便是斷却慾心也申陽公听罷回言長老小聖心中正恨此人罸他挑水三年不肯回心這等愚頑决不輕放陳巡檢在屏風後听得說

正是

心頭一把無明起　怒氣咬碎口中牙

陳巡檢大怒拔出所佩寶劒匹頭便砍申陽公用手一指其劒自着身申陽公曰吾不看長老之面將你粉骨碎身此冤必報道罷申陽公別了長老自去了自洞中叫張如春在面前欲要剖腹取心害其性命得牡丹金蓮二人救解依舊挑水澆花不在話下且說陳巡檢不知妻子下落也罷在紅蓮寺方丈中拜告長老怎生得見我妻之面長老曰要見不難老僧指一條徑路上山去尋長老叫行者引巡檢去山間尋訪行者自回寺只說陳辛去尋妻未知尋得見尋不見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灯殘方見月臨窗
夫妻會合是前緣　堪恨妖魔逆上天
悲歡離合千般苦　烈女真心萬古傳

當日陳巡檢帶了王吉一同行者到梅嶺山頭不顧崎嶇峻嶮走到山岩潭畔見人赤脚挑水婦人慌忙向前看時正是如春夫妻二人抱頭而哭各訴前情莫非夢中相見一一告訴如春說昨日申公回洞幾乎一命不存巡檢乃言謝紅蓮寺長老指路來尋不想却好遇你不如共你逃走了罷如春道走不得申公妖法廣大神通莫測倘若知我走赶上和官人性命不留我聞申公平日只怕紫陽真君與官人降仙筆詩亦同官人可急回寺去莫待申公知

之其禍不小陳巡檢只得弃了如春歸寺中拜謝長老說已見婚妻言申公只怕紫陽真君他在東土只曾與陳辛相會今此間窩遠如何得他來救長老則他如此哀告乃言等我與伱入定去看便見分曉長老交行者焚香入定去了一晌入定回來說與陳巡檢曰當初紫陽真人與伱一个道童伱到半路趕了他回去伱如今便可往急走三日必有報應陳巡檢見說衣其言急急步行出寺迤逕行了兩日並無踪跡且說紫陽真人在大羅仙境與羅童曰吾三年前那陳巡檢去上任時他妻合有千日之灾今已將滿吾憐他養道修真好生虔心吾今與汝同下凢間去梅嶺救取其妻回鄉羅童听旨一同下凢而往廣東路上行

來這日却好陳巡檢撞見真君同羅童遠ㄟ而來乃急ㄟ向前跪拜哀告曰真君望救度弟子妻張如春被申陽公妖法攝在洞中三年受其苦楚望真君救難則个真君㕸曰陳辛你可先去紅蓮寺中等我便到也陳辛拜別先回寺中備辦香案迎接真君救難正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救出天羅地網人
法籙持身不等閑　立身起業有多般
千年鐵樹開花易　一日酆都出世難

陳巡檢在寺中等了一日只見紫陽真君行至寺中端的道貌非凡長老直出寺門迎接入方丈敘禮畢分賓主坐定長老看紫陽真君端的有神儀八極之表道貌堂ㄟ威

儀凜〻陳巡檢拜在真君面前告曰望真君慈悲早救陳
辛妻張如春性命還鄉自當重〻拜答深恩真君乃於香
案前口中不知說了幾句言語只見就方丈裡起一陣風
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緑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那風過處只見兩个紅巾紇紇巾天將出現甚是勇猛這兩
員神將朝着真君聲喏道吾師有何法旨紫陽真君曰快
與我去申陽洞中擒拿齊天大聖前來不可有失兩員天
將去不多時將申公一條鉄索鎖着押到真君面前申公
跪下紫陽真君判斷喝令天將〻押申公入酆都天牢問

罪交羅童入申公洞中將衆多婦女各々救出洞來各令
發付回家去訖張如春與陳辛夫妻再得團圓向前拜謝
紫陽真人々々別了長老陳辛與羅童再々騰空而去了
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與一寺僧行已了收拾行
李轎馬王吉并一行從離了紅蓮寺迤邐在路不則一日
回到東京故鄉夫妻團圓壽老百年而終正是

雖爲翰府名談　編作今時佳話

話本說徹　權作散場

新編小說陳巡檢梅嶺失妻記終